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二六〇・子部・小說家類

燕丹子三卷

〔清〕孫星衍輯

一

譚賓錄十卷

〔唐〕胡璩撰

五

三水小牘二卷逸文一卷附錄一卷

〔唐〕皇甫枚撰 繆荃孫校補

三一

友會談叢三卷

〔宋〕上官融撰

五五

客座贅語十卷

〔明〕顧起元撰

七五

剪桐載筆一卷

〔明〕王象晉撰

二八五

陶菴夢憶八卷

〔明〕張岱撰 〔清〕王文誥評

三一五

堅瓠集四十卷（甲集四卷乙集四卷丙集四卷丁集四卷戊集四卷己集四卷庚集四卷辛集四卷）

壬集四卷癸集四卷）續集四卷廣集六卷補集六卷秘集六卷餘集四卷（甲集卷一至丁集卷四）

三八九

〔清〕褚人穫撰

311/8311

燕丹子

〔清〕

孫星衍輯

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刻
孫氏岱南閣叢書本影印原書版
框高一八四毫米寬二九〇毫米

賜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孫星衍撰

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曰
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果烏白頭馬生角秦王不得
已而遣之爲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爲不發夜到關關門
未開丹爲鷄鳴衆鷄皆鳴遂得逃歸深怨於秦求欲復之奉養
勇士無所不至爲書與其傅鞠武曰不肯生於僻陋之國長於
無毛之地未嘗得親君子垂訓達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陳
幸傳正覽之丹聞丈夫所恥恥受辱以生於世也貞女所羞羞
見劫以虧其節也故有刎喉不顧據鼎不迴者斯豈樂死而忘
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擬其行遇丹無禮爲
諸侯最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國之衆不能敵之曠年相守

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內之英雄破國空賊以奉養
之重幣甘辭以市於秦秦我路而信我辭一劍之任可當百
萬之師須臾之間可解丹萬世之恥若其不然令丹生無面目
於天下死懷恨於九泉必令諸侯指以爲笑易水之北未知誰
有此蓋亦子大夫之恥也謹遣書願熟思之鞠武報書曰臣聞
快於意者虧於行甘於心者傷於性今太子欲滅情相之恥
久久之恨此實臣所當虞軀碎首而不避也私以爲智者不冀
僥倖以要功明者不苟從志以順心事必成然後舉身必安而
後行故發無失舉之尤動無蹉跌之愧也太子貴匹夫之勇信
一劍之任而欲望功臣以爲疏臣願合從於楚并勢於趙連衡
於韓魏然後圖秦秦可破也且韓魏與秦外親內疏若無倡兵
楚乃來應韓魏必從其勢可見今臣計從太子之恥除愚竊心

累解矣太子慮之太子得書不說召鞠武而問之武曰臣以爲
太子行臣言則易水之北永無秦憂四鄰諸侯必有求我者矣
太子曰此引日緩慢心不能須也鞠武曰臣爲太子計熟矣夫
有秦疾不如徐走不如坐今合楚趙并韓魏雖引歲月其事必
成臣以爲良太子睡臥不聽鞠武曰臣不能爲太子計臣所知
出於其人深中有謀願令見太子太子曰敬諾

燕丹子卷中

陽進士及弟翰林編修孫星衍撰

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而迎迎而再拜坐定太子曰傅不以
蠻域而丹不肖乃使先生來降樊邑今燕國僻在北陲比於蠻
域而先生不羞之丹得侍左右親見玉顏斯乃上世神靈保佑
燕國令先生設降辱焉田光曰結髮立身以至於今徒慕太子
之高行美太子之令名耳太子將何以教之太子膝行而前涕
淚橫流曰丹嘗質於秦秦遇丹無禮日夜焦心思欲復之論衆
則秦多計強則燕弱欲曰合從心復不能常食不識位寢不安
席縱令燕秦同日而亡則爲死灰復燃白骨更生願先生圖之
田光曰此國事也請得思之於是舍光上館太子三時進食存
問不絕如是三月太子怪其無說就光辟左右問曰先生既垂

哀恤許惠嘉謀側身傾聽三月於斯先生豈有意歟田光曰微
太子言固將竭之臣聞騏驥之少力輕千里及其罷朽不能取
道太子聞臣時已老矣欲爲太子良謀則太子不能欲奮筋力
則臣不能然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
朱臆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
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爲人博聞強記體烈骨壯不拘小節
欲立大功嘗家於衛脫賢大夫之急十有餘人其餘庸庸不可
得交於荆君則燕國社稷長爲不滅唯先生成之由光遂行太
子自送執光手曰此國事願勿洩之光笑曰諾遂見荆軻曰光
不自度不肖遠足下於太子夫燕太子實天下之士也傾心於
足下願足下勿疑焉荆軻曰臣鄙志常謂心合意等沒身不顧

情與匪異一毛不拔今先生令交於太子敬諾不違田光曰
軻曰蓋聞上不爲人所疑太子送光之時言此國事願勿洩此
疑光也是疑而生於世光所羞也向軻吞舌而死軻遂之燕

燕丹子卷下

賜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孫星衍撰

荆軻之燕太子自御虛左軻援綬不讓至坐定賓客滿坐軻言曰田光褒揚太子仁愛之風說太子不世之器高行厲天美聲盈耳軻出衛都望燕路歷險不以爲勤望遠不以爲遐今太子禮之以舊故之恩接之以新人之敬所以不復讓者士信於知己也太子曰田先生無恙乎軻曰光臨送軻之時言太子戒以國事恥丈夫而不見信向何吞舌而死矣太子驚愕失色噓唏飲淚曰丹所以戒先生豈疑先生哉今先生自殺亦令丹自棄於世矣茫然良久不怡民氏曰置酒請軻酒酣太子起爲壽夏扶前曰聞士無鄉曲之譽則未可與論行馬無服輿之伎則未可與稱良今荆君遠至將何以教太子欲微感之軻曰士有超

五

世之行者不必合於鄉曲馬有千里之相者何必出於服輿昔呂望當屠釣之時天下之賤丈夫也其遇文王則爲周師騶之在鹽車駑之下也及遇伯樂則有千里之功如此在鄉曲而後發善服輿而後別良哉夏扶問荆軻何以教太子軻曰將令燕繼召公之迹追甘棠之化高欲四三王下欲六五霸於君何如坐皆稱善竟酒無能屈太子甚喜自以得軻永無秦憂後日與軻之東宮臨池水而觀軻拾瓦投龍太子令人捧盤金軻用投投盡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後復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甚美太子即殺馬進肝鹽菜將軍得罪於秦秦求之急乃來歸太子太子置酒華陽之臺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軻曰好手琴者太子即進之軻曰但愛其手耳太子斷手盛以玉盤奉之太子常與軻同案而食同床而寢後日可從容曰

太子三至於斯而太子過其黃金投龍千里馬人好手盛以玉盤凡庸人常之猶尚樂出尺寸之長當犬馬之用今軻常侍君子之側聞烈士之節死有輕於鴻毛義有重於泰山但聞用之所在耳太子幸教之太子歛袂正色而言曰丹嘗遊秦秦遇丹不道丹恥與俱生今荆君不以丹不肖降辱小國今丹以社稷干長者不知所謂軻曰今天下強國莫彊於秦今太子力不能威諸侯侯未肯爲太子用也太子率燕國之衆而當之猶使羊將狼使虎追虎耳太子曰丹之憂計久不知安出軻曰樊於期得罪於秦秦求之急又督亢之地秦所貪也今得樊於期督亢地圖則事可成也太子曰若事可成舉燕國而獻之丹甘心焉樊將軍以窮歸我而丹賣之心不善也軻然不應居五月太子恐軻悔見軻曰今秦已破趙國兵臨

六

燕事已迫急雖欲足下計安施之今欲先遣武陽何如軻怒曰何太子所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軻所以未行者待吾客耳於是軻潛見樊於期曰聞將軍得罪於秦父母妻子皆見焚燒求將軍邑萬戶金千斤實爲將軍痛之今有一言除將軍之辱解燕國之恥將軍豈有意乎於期曰常念之日夜飲淚不知所出荆君幸教願聞命矣軻曰得將軍之首與燕督亢地圖秦必喜喜而見軻軻將左手把其袖右手搥其背數以負燕之罪責以將軍之術而燕國見陵雪將軍積忿之怒除矣於期起扼腕執刀曰是於期日夜所欲而今聞命矣於是自刎頭墜背後兩目不瞑太子聞之自駕馳往伏於期屍而哭悲不自勝良久無奈何遂而盛於期首與督亢地圖武陽爲副軻不擇日而發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易水上軻起爲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

宋壯士一去分不復還高漸擊筑宋意和之爲壯聲則變怒衛
冠爲哀聲則士皆流涕二人皆升車終已不顧也二子行過夏
扶當車前劍頭以送二子行過陽翟軻買肉爭輕重屠者辱之
武陽欲擊止之西入秦至咸陽因中庶子蒙曰燕太子丹畏大
王之威今奉樊於期首與督亢地圖願爲北蕃臣 秦王喜百
官陪位陛戰戰有見使者軻奉於期首武陽奉地圖鍾鼓竝發
羣臣皆呼萬歲武陽太恐兩足不能相過面如死色秦王怪之
軻顧武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見天子願陛下少假借
之使得畢事於前秦王曰軻起督亢圖進之秦王發圖圖窮而
匕首出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提其胸曰足下負燕日久
貪暴海內不知厭足於期無罪而夷其族軻將海內報讐今燕
王母病與軻促期從吾計則生不從則死秦王曰今日之事從
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聲曰羅敷單衣可掣而絕
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軻不解音秦王從琴
聲負劍拔之於是奮袖超屏風而走軻拔匕首撻之夾秦王耳
入銅柱火出鉞秦王還斷軻兩手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曰
吾坐輕易爲聖子所欺燕國之不報我事之不立哉

譚賓錄

〔唐〕胡璩撰

據南京圖書館藏清抄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
八三毫米寬二四六毫米

唐胡璩子思著
 唐胡璩子思著

此書乃唐末名臣胡璩之子思所著
 子思武備人新唐書有之云云
 表宋史藝文志作通鑑之供其詳

譚賓錄 跋 目錄

譚賓錄目錄	卷一	十二則
	卷二	二十一則
	卷三	七則
	卷四	六則
	卷五	十三則
	卷六	十三則
	卷七	十則
	卷八	七則
	卷九	十一則
	卷十	二十則

譚賓錄卷一

唐胡球子溫著

道士王遠知本瑯琊人也父曇選除揚州刺史遠知母駕部郎中丁超女也常夢彩雲靈鳳集其身上因而有娠又聞腹中聲沙門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為神仙宗伯遠知少聰敏博識羣書初入茅山師事陶宏景傳其道法及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起玉清元壇遠知主之使王子相柳顧言相次召之遠知遂來謁見斯須而鬚髮變白晉王懼而遠之少選又復其舊唐高祖之龍潛遠知嘗密陳符命武德中秦王世民與羣屬房元齡從服以謁遠知遠知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傳非秦王子乎太宗因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

譚賓錄卷一

平天子願自愛也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問諸師山貞觀九年潤州茅山置太平觀并度二十七人降籙告懸勉之後謂弟子潘師正曰見仙格以吾小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今見召為少室山伯將行在即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卒年一百二十六歲蓋曰昇元先生云

萬迴師閬鄉人也俗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而因祝迴迴生而愚八九歲乃能言語作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年長父令耕田迴耕田直去不顧口但連耨平等固耕一壟耕數十里遇溝坑見阻乃止其父怒而擊之迴曰使此惡耕何須異相乃止擊而罷耕迴兄戌役于安西音問隔絕父母謂其死矣日夕涕泣而憂

思焉迴願父母感念之甚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迴曰詳思吾兄所要者布裘糗糧中腹之屬請悉備焉某將往覲之忽一日朝齋所備而往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發書視之乃兄迹也一家異之宏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萬里而迴故號曰萬迴也先是元奘法師向佛國取經見佛龕題柱曰菩薩萬迴請向閬鄉北教化焚師馳驛至閬鄉縣問此有萬迴師無令呼之萬迴至焚師禮之施三衣施鉢而去後則天追入內語事多驗時張易之大起第宅萬迴嘗指曰將作監人莫之悟及易之伏誅以其宅為將作監常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曰三郎所汝頭韋庶人以中宗第三恐帝生變遂為之不悟為元宗所誅也又睿宗在藩邸時或遭行人問萬迴於聚落街衢中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處信宿問睿宗必經過徘徊也惠莊太子即睿宗第二子也初則天曾以示萬迴萬迴曰此兒是兩城大樹精養之宜兄弟後生申王儀形瓌偉善於裁衣景龍中時時出入士庶貴賤競來禮拜萬迴披錦袍或笑罵或擊鼓然後隨事為驗太平公主為造宅於已宅之右景雲中卒於此宅臨終大呼還來本鄉河水弟子徒侶覓無萬迴曰堂前是河水泉于階下掘井忽河水湧出飲竟而然此坊井水至今甘美唐崔敬嗣為房州刺史中宗安置在房州官吏多無禮敬嗣獨申禮敬供給豐贍中宗常德之及登位有益

州長史崔微嗣既同名姓每進擬官皆御筆起拜之者數四後引與諸知談訪微嗣已卒達安石授其子注官後官至顯達其孫即光達也

唐肅宗收復兩都崔器為三司使性刻樂禍陰忍寡恩希旨深文奏臨賊官據合處死李峴執之曰夫事有首從情有輕重若一槩處死恐非含宏之義昔者明王用刑殲厥渠魁脅從罔理況河北殘寇今尚未平苟容漏網適開自新之路若盡行謀是堅叛逆之心守文之吏不識大體累日方從峴奏陳希烈已下定六等科罪呂誼驟薦器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器病卿月餘漸亟朕日即見達吳珣但口稱叩頭大尹不自由左右問之良久答曰達吳珣亦欲寬我求之如此經三月不止而死

唐太宗之代有秘記云唐三代之後即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察台李淳風以詢其事淳風對曰臣據元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矣從今不踰四十年當有天下謀殺唐氏子孫殆將成盡帝曰求而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不可廢也王者不死難求恐不可得且據占已長成復在宮內已是陛下春屬更四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更四十年亦堪御天下矣少壯嚴毒殺之為血讐即陛下子孫無遺類矣

宰相以政事堂供饌彌美諫試之張文瓘曰此食天子

所以重機務侍賢才吾輩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違求名舉國家所費不在於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亦不為多也

馬周兩行長安至新豐宿於逆旅主人唯供諸商販而不顧周遂命酒悠然獨酌主人翁深異之及為常何陳便宜二十餘事太宗任其能問何何答曰此非臣發慮乃臣家客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周遣使催促者數四及謁見語甚悅授監察御史奏罷傳呼置鼓每擊以警衆時人便之遷中書令周病消渴彌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宮敕求勝地為周起宅名醫內使相望不脫每令常食以御膳供之太宗躬為調藥皇太子臨問

于休烈至性貞惠機鑒敏悟肅宗踐祚休烈自中都赴行在拜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禮儀使中原舊履文物未備休烈獻五代諸帝宗甚嘉之遷工部在朝凡三十餘年恩賞清要家無擔石之蓄恭儉溫仁未嘗見喜愠於顏色而親賤下士推敬從進雖位重年高曾無倦色篤好書籍手不釋卷

唐高季輔切陳得失太宗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尋更錫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

狄仁傑太原人為司法曹參軍時同僚鄭崇資母老且病當充使絕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亟之病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泣乎乃請代崇資

裴見為王鉞判官鉞得罪伏法李林甫孫竊權柄成懼之鉞實佐數人不致窺鉞門見獨收鉞屍親自護喪瘞於近郊

穆宣不知何許人願真卿奏為河北道支使宣以長子屬母弟曰唯余所適苟不之嗣吾無累矣因往平原謂真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謂死有輕於鴻毛者宣是也願單佐公以定危難其後宣計或不行真卿素平原夜渡河

譚賓錄卷二

唐胡璩子溫著

趙驛因脅於賊中見一婦人問之即江西廉察韋瑒之族女也夫為畿官以不往賊軍遇害韋氏沒入為婢驛哀其冤抑以錢贖之俾其妻致之別院而驛竟不見焉明年收復東都驛以家財贖路而求其親屬歸之議者咸重焉

曹文洽鄭滑之裨將也時姚南仲為節度使被監軍薛盈珍怙勢干奪軍政南仲不從教為盈珍構譖於上上頗疑之後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奏南仲不法說構頗甚南仲裨將曹文洽時奏事赴京師竊知盈珍表十語文洽私懷憤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

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盈珍表於厨中乃自殺日昨驛吏開門見流血滿地旁得文洽二職一職狀告盈珍罪一職表理南仲寃且陳謝殺務盈德宗聞其事頗駭異南仲慮蒙深譴入朝初至上曰盈珍優卿甚也南仲曰盈珍不擾臣自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雖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能成惶悌父母之政師律善陣之制矣德宗默然久之唐薛收與從父兄子元敬族兄子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收與元敬俱為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殺心之寄深相友託元敬要於權勢竟不狎如晦常云小記宣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貞觀十九年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舉考張昌齡王公

瑾策下太宗嘆曰二人咸有詞華對曰性輕薄文
說浮艷必不成令器臣不上拔者恐變陛下風雅帝
以為名言後如其言也

員半千本名餘慶師事王義方義方重之嘗謂曰五百
年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

李勣每臨陣選將必相有福祿者而後遣之人問其故
對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功名君子以為知言

唐證聖中劉奇為侍郎注張文成司馬鍾為御史二人
因中書賜以謝奇正色曰舉賢無私何見謝

唐聖歷中侍郎鄭元注韓思復太常博士元希聲京兆
府士曹參軍嘗謂人曰今年當選得韓元二子是吏
部不負朝廷矣

唐景雲中盧從愿為侍郎杜暹自虢州參軍注鄭縣尉
後為戶部尚書盧自益州長史入朝杜立於上乃曰

選人定如何盧曰亦由僕薦遂使時公展千里之
足

盧齊卿開元初為幽州刺史時張守珪為果毅齊卿特
相禮接謂曰十年內知節度果如其言

開元八年侍郎王邱放山陰縣尉張巡進士王冷然不
數年皆掌給諸侍郎崔琳收殘寇人更敢復於特卿

盧愷等十數人皆入臺省衆以為知人

于邵性孝悌內行修潔老而彌篤初與洋營東野良方
正一見於京師曰將相之材也不五年澤為節度使

崔元翰近五十四舉進士即與其文擢首甲科且曰

不十年司誥命竟如其言獨孤縱舉博學宏詞吏部
考為第一在中書昇甲科人稱允當

永泰初禁中失火焚屋室數十間與東宮稍迫近代宗
深驚疑之趙涓為巡使令即訊涓周立案驗乃上直

中官趙大所致也推鞠明審盡事情代宗甚嘉賞
馬德宗在東宮常感涓之究理詳細及典衛州年老

韓滉奏請免其官德宗見其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
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即日拜尚書左丞

李景略涼州人寓居河中一作閩門讀書李懷光為朔
方節度招在幕府五原有偏將張光者挾私殺妻前

後不能斷光富於財貨張吏不能勘訊得實情以景
略驗之光伏辜既而亭午有女厲袂血身膝行前

謝而去左右識光妻者曰光之妻也

唐薛收在秦府機密書露布多出於收占辭敏達時同宿
衛馬上即成曾無點竄

張俊商在并州太宗就受春秋左氏傳後因召入賜然
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如俊商對曰昔孔

子領徒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即為萬
乘主計臣此功愈於先聖太宗大悅即賜駿馬五匹

後為禮部尚書陪葬獻陵

崔仁師為度支郎中嘗陸奏度支錢物數千言手不執
本太宗怪之令杜正倫費奉仁師對略一無差殊刑

何愛兄弟既改法詩富商量亮從仁師議

高宗東封實德元時而從上問德元曰漢陽古謂之帝邱何也德元不能對許敬宗策馬前對所問上意稱善敬宗退而告人曰大臣不可無學吾向見德元不能對心實羞之德元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善守其拙不強所不知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元之言亦善也

胡楚賓屬文敏達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銀杯或酒令飲便以杯賜之

唐李百藥七歲能屬文齊中書舍人陸父常遇其父德林宴集有說徐陵文者云州琅邪之福生客並稱無其事百藥進曰傳稱新人籍福注云郗固在琅邪聞

陽縣人皆驚喜云此兒即神童百藥幼多疾祖母以百藥為名名臣之子才行相繼四海名流莫不宗仰

蘇思況特尤長五言雖熱童故亦皆吟詠及應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文酒諱寶以盡平生之志

年八十五先是和太宗帝京篇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予子安其永徵未逮

中書舍人三代皆掌制詰失期孫義仲又為中書李齊物天寶初為陝州刺史開砥柱之險石中錢犇

有平陸字因改河北縣為平陸縣齊物性福急怒陝

縣尉裴冕於州城大路冠冕之士鄙之後冕為宰相除齊物太子賓客時人喜見不報私怨

諱實錄卷三

唐胡璩子溫著

郭子儀為中書令貌容使魚朝恩請遊章敬寺子儀許之丞相意其不相得使吏詆諆者無往卻吏自中書馳告郭公軍容將不利於公亦告諸將須臾朝恩使至于儀將行士哀甲請從者三百人子儀怒曰我大臣也彼非有容告我若天子之命爾曹胡為獨與童僕十數人赴之朝恩候之驚曰何車騎之省也子儀以所聞對且曰恐勞思慮耳朝恩撫臂捧手嗚咽揮一作涕曰非公長者得無疑乎子儀有功高不賞之理中書人言其功遂使盜於華州掘公之先人墳墓公稱將李懷光等怒欲求物捕其黨及公入秦封揚之日但號泣自罪因奏曰臣領師從出外征伐動經歲年害人之兄殺人之父多矣其有節夫義士刃臣於腹中者衆今據驛亭宜當其辜但臣為國之心雖死無悔由是中外翕然莫測公子宏廣常於親仁里大改其第里巷負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出入不問或云王夫人趙氏愛女方粧梳對鏡往往公麾下將吏出鎮去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悅視之不異僕隸他日子弟焦烈必諫公三不應於是繼之以泣曰大人功業已成而不自崇重以貴以賤皆游卧內其等以為雖伊霍不當如此也公笑而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官馬吏者五百匹官箴者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據向使崇垣扃戶不通內外

一恐將起謀以不臣其有貪功害能徒成就其事則
九族奮粉噬臍莫追今蕩蕩無門四門洞開雖殘敗
足興無所加也吾是以爾諸子皆伏郭氏舊史說辛
夫使受女除津時教皆解累日不復見夫人王公及
黑姓之人皆粉於內日去去去夫人公及
氣遠之人皆粉於內日去去去夫人公及
子儀就喪德之至淫陽而虜已合子儀率甲士二千
人出入虜見而問曰此何人也報曰郭令公迎絕曰
令公在乎懷恩謂吾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迎謝中
國無主故某來今令公在天可汗在乎子儀報曰皇
帝萬壽無疆迴絕皆曰懷恩欺我子儀使諸之迴絕
曰令公若在安得見之子儀出語將皆曰戎狄不可

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不敵素
何但至誠感神況虜乎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為從子
儀曰此適足為害也乃傳呼曰令公來初疑皆持兵
注目以待之子儀乃數十騎徐出免曹陽之曰安乎
久同忠義何至於此迴絕皆捨兵降馬曰是吾父也
子儀長六尺餘貌秀傑於靈武加平章事封汾陽王
加中書令圖形凌烟閣加號尚父配饗代宗廟庭有
子八人皆重官子曖尚昇平公主諸孫數十
人每諸孫問安領之而已市上誠蓋臨下宜厚每降
城下邑所至之處必得志前後連羅幸臣程元振魚
朝恩等謂毀百端時方握強兵或貽戎敵詔命微之
未嘗以危亡迴顧亦遇天幸竟免患難曰承嗣方敗

龜狼傲無禮子儀嘗遣使至魏州承嗣輒詔拜指其
膝謂使者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歲矣今為公拜也
下老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重貴子儀凡指
道退如僕隸焉始光弼齊名雖威略不見而富厚得
人遇之歲入官俸二十四萬私利不預焉其在親
仁里居其地四分之一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
不知其居代宗不名呼為大臣天下以其身存亡為
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年權傾天下
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修窮人欲而君子不
罪富貴壽考繁衍安泰終始人倫之盛無與焉卒年
八十五

董晉與竇參同列時政事決在竇參晉但奉詔唯諾而
已既而竇參驕盈犯上德宗漸惡之參謁晉奏則事
中竇申為吏部侍郎上正色曰豈不足竇參違卿奏
也晉不敢隱諱上因問參通失晉具奏之旬日參貶官
晉累上表辭官竇相受兵部尚書尋除東都留守會
汴州節度李萬榮疾甚其子乃為亂以晉為汴州節
度使時晉既受命唯將判官僕從十數人都不召集
兵馬既至鄭宣武將吏都無至者晉將吏及鄭州官
吏皆懼共勸晉云都虞候郭惟恭合來迎候乘萬榮
疾甚遂總領軍事今相公到此尚不使人迎候其情
狀豈可料耶恐須迴避以候事勢晉曰某奉詔為汴
州節度使誰敢起任何可妄為逗留人皆憂其不測
晉獨怡然來至汴州數十里郭惟恭方來迎候晉俾